

民主德国) 彼得·M·弗里奇 著

黑色的雾

——世界重大贿赂事件揭秘

孙圣聚 等 译

作 译 日 报 出 版 社

黑 色 的 雾

——世界重大贿赂事件揭秘

〔民主德国〕彼得·M·弗里奇著

孙圣聚 徐爱信 袁 渊 译
单 琪 高芙蓉 李贻琼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北京

封面设计 刘孝沅
责任编辑 李 越

黑 色 的 雾
HEI SE DE WU

彼得·M·弗里奇 著
孙圣聚 等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宣武区虎坊桥福州馆前街6号)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9印张 150千字

1990年6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80036-250-7/F·134 定价 3.10元

原 序

“黑色的雾”，在日本是贿赂行业的代名词，原意是指歌舞伎（即歌、舞、剧相结合的一种日本传统戏剧形式——译注）在演出时所使用的一种黑色帷幕。

本书旨在揭开这一黑色的帷幕，让幕后形形色色的贿赂事件——曝光。

贿赂，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有好几千年历史了。书中所描述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老师和学生，古代的统治者，雅典和古罗马的公民和执政官，中世纪的诸侯，放高利贷者和商人们，他们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一个轻轻的“微笑”，往往会产生魔术般的奇异效果。人们知道礼物的价值，并估量它的价值。它是一把钥匙，能将紧紧关闭着的大门打开。

然而，诸如此类的贿赂不免带有某些原始和古老的色彩，与发生在工业时期的巨大贿赂丑闻相比，它们则显得黯然失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渐渐地淡忘。古代贿赂所使用的手段与钱物也早已相形见绌。在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后，贿赂作为一种行业，已经被提升为一种能影响国会议院的院外活动。所涉及的人员不再限于交易所里的投机商和企业巨头，而且也包括政治家、法官和报刊主

编等等。

有钱的阔佬收买那些可以购买的“东西”，即那些可以用金钱买通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讲，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难。行贿者只根据不同需要，或用硬币和钞票，或用支票和贷款，进行一番“价值”衡量便可。一个穷得连衬衣都买不起的人，一夜之间可能“身价”百倍，成为大富翁。早上醒来，他会觉得整个地球都在他的脚下。为什么？是金钱使他“高贵”了起来。

而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纪里，社会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巨大的跨国公司或康采恩建立了紧密的国际关系网络，个人的财富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人们虽然也谈论某某行贿受贿，但大都是些马路小人所为。今天，在大宗的生意和买卖之中，一切都是以公司或商号为中心。他们往往从一笔生意中，就可赚得巨额款项。因此每一家公司会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而不惜一切手段，甚至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这些公司和商号可能是意大利的黑手党，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波音或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也可能被冠以某某政党、律师所、董事会或医学康采恩的名字。然而正是他们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他们凭借最现代的科学技术和通讯手段，企图征服整个地球。

但本书也想告诉读者，具有正义感的斗士也还没有绝迹，小议员、代表大会代表、帐目检查员、

审计人员和律师都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伸张正义而斗争着。公司和商号虽有巨额钱财，却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他们的奴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无法用金钱来收买的，他们宁肯从生意中退出，也不愿沦为金钱的奴隶。

本书共分八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包括若干小故事。第一部分“古代贿赂”，分析探讨了发生在古代的贿赂事件，其中包括人们所熟知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老师受贿事件。

人称美国是“贿赂之国”。第二部分“阿斯托发迹之谜”，以驾驶帆船环绕全球的约翰·雅格布·阿斯托为背景，披露了他如何卷入毛皮生意，神话般地获得巨额财富。

第三部分“万德毕尔特的故事”则揭露了某商船队队长万德毕尔特运用各种手段，大做象牙生意。第四部分“铁甲联合”叙述了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纪里的事情，主要是披露美国金融界和经济界的丑闻内幕。“死亡商人”是第五部分，讲述了本世纪初的一位著名武器商的行贿事情，关于他本人的身世，至今仍然是个谜。第六部分“油船大王奥那西斯”，叙述了希腊船王奥那西斯的一些生活转折点及其在沙特阿拉伯大做油船生意的情况。

意大利黑手党的黑手不断插入政界和经济界，他们是如何通过公司网络的网眼而进行渗透的呢？第七部分“尊贵的先生们”则有论述。

当代最大的贿赂案之一，是由美国一家军火康

采恩引起的，即著名的洛克希德贿赂案。它导致了一些西方政府的垮台。第八部分就是介绍这一震惊世界的贿赂丑闻。

本书的内容大致如此。当然，从完整性的角度来看，本书所收入的贿赂事件远远不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天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要把它们一一收集起来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鉴此，我们把重点放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发生的贿赂事件上。感谢柏林经济出版社和柏林出版社所提供的资料和文献。

彼得·M·弗里奇

1988 年 4 月于柏林

序

孙圣聚等同志翻译的《黑色的雾》一书已经出版，选题和翻译的过程我略知一二，加上孙君一再表示，这本书的选译是我们去年一起到民主德国访问的可资纪念的成果，邀我作序，也就欣然命笔了。

那次访问是不寻常的。进入11月，民主德国的局势发生骤变，先是克伦茨频频出现在民主德国的电视屏幕上，紧接着便是德累斯顿的莫德罗前往东柏林，就任了新总理，与此同时，柏林墙成为报刊杂志的喋喋不休的话题。这一切发生的那么迅速，使人感到头晕目眩。这种时候到民主德国访问，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场面呢？好在东道主是民主德国柏林经济出版社，一些关于经济和新闻出版方面的事还可以谈谈，而这次访问又带有文化访问的性质，因此也就按照原订日期起身了。

飞机降落在东柏林机场，出版社《民德出口》杂志编辑部主编沃尔福冈·温格勒先生来接我们，他善谈而又礼貌周到。出版社社长迪特·冯·格林贝克先生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老报人。格林贝克先生的助理约娜斯小姐则有着温和的东方人的性格。他们都值得我们敬重。我们在一起相处的12天里，尽力排除了外界的一些干扰，使这次文化访问取得

了成功。他们之中有两位是共产党员，我们经常能感到他们的内心忧虑和焦急，但时局的复杂性又很难使我们在一起畅谈。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对我们——从遥远的北京飞来的客人，带着一种深厚的感情。接待也很细致周到，直使人觉得，我们不仅有寻求文化理解的共同语言，也还有不能直译出来的互通的另一些什么。

很感谢孙圣聚同志的工作，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在德方缺少翻译的情况下，他主动地挑起了这付担子，不仅同东道主的英文翻译温格勒先生密切配合，准确地传达了我们之间的谈话，还直接用娴熟的德语架起了交流的桥梁。这使我们双方的交谈显得更加轻松自如了。对于他的德文水平，格林贝克先生频频点头，表示称赞，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感到了惊奇。至于我，则在感到方便之余，对孙君的翻译功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来，他的德语水平并不亚于他的英语水平。异国他乡，难得有这样一个好伙伴。事后想起来，也确实难为了他，因为文化访问是最海阔天空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不涉及，而柏林的培佳蒙博物馆里的希腊石雕、德累斯顿的艺术画廊、萨克森瑞士的古堡石林、罗斯托克的滔天巨浪，这一切都离不开翻译对于德国文化、语言的广泛了解。他轻松地传达了我们要了解的一切，如果说我现在对民主德国以及德意志的历史文化及艺术有了较多的了然，除了感谢东道主的安排与热心的介绍，则要感谢这位“二传手”了。

在柏林经济出版社，格林贝克特意安排了一个下午，谈他们近年来出版的杂志报纸与图书，数量不下百十种。他如数家珍地讲，我们满怀兴趣地听，当然也不时地翻翻看看。一本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这本《黑色的雾》。这本书说古道今，议论风生，颇有些参阅价值。凭着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我也觉得此书译过来，对于我们认识一种到处都有的丑行，不无意义。特别是在我们大抓廉政建设的时候，需要对贪污受贿的犯罪行为有一种历史的全面的了解，看到这样一种罪恶如何吞噬着一些人的灵魂，败坏着社会生活。我发现，孙圣聚同志翻着书页陷入片刻沉思，当格林贝克先生把这一本书和其他一些书籍分别送给我们的时候，他迅速地望了望我，那眼神分明是在说：瞧吧，我一定把它译出来。

这是一种默契，我相信能实现，因为，此时闪过我脑海的，不仅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对于民主德国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准确翻译和介绍，也使我想起另外两次突然的采访中，他所表现出来的随机翻译的才能。一次是在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前采访一位工人，另一次则在“施普雷之家”与当时的民德总理莫德罗不期而遇，作了礼节性的提问。他敏捷地跟了上来，帮助我完成了一个新闻工作者此时应当进行的工作。这一次，他也会成功地把这样一本书翻译出来的。

经过一点技术性的选题周折，这本书终于译完

并脱稿了。我感到十分高兴，我终于能从他及他的同伴的译笔下方便地阅读这本书，我想，其他一些读者也会这样感谢译者的吧！

我还有这样一个想法，即在我国从德文原版翻译的书并不很多，甚至连《浮士德》这样的伟大著作的几个译本里，也看到一些转译带来的遗憾。我真诚地祝愿孙君及其伙伴，多多翻译一些德文原版书。这种想法自然是从访问民德后强烈起来的。但从根本上讲，则是因为德意志的文化土壤肥沃，那里不仅生长令人遐想的橡树，还有伟大的歌德、海涅、席勒的诗，伟大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著述与思想。这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冯 并

1990年4月23日

目 录

- | | |
|-----|----------|
| 1 | 古代贿赂 |
| 18 | 阿斯托发迹之迷 |
| 49 | 万德毕尔特的故事 |
| 88 | 铁甲联合 |
| 112 | 死亡商人 |
| 141 | 油船大王奥那西斯 |
| 162 | “尊贵的先生们” |
| 193 | 贿金大帝国 |

古代贿赂

人类史上最早的行贿事件开始于何时？究竟有还是没有？是谁首先向谁行贿？当然，行贿者不会是中世纪的皇帝、国王和诸侯，也不会是近代的独裁者或游说于国会之间的说客们。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行贿受贿，既不是发生在古希腊，也不是发生在法老时代的古埃及。

送给老师的礼物

据有文字可考的史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行贿受贿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距今约 4000 年左右。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居住的苏美尔人中间，贿赂之风颇为盛行。科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许多楔形物体。这些楔形物体上面，记载着有关行贿受贿的事情。其中，仅对老师行贿的记载就有 20 多块。是学校里的学生对那些充满神话的课本

和枯燥的法律准不感兴趣，而想模仿一下当时的现实生活才出现这些有关行贿的记载呢，还是有其他别的什么原因？这一切，在 4000 年以后的今天已经很难进行详尽的考证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学生向教师行贿，老师不会产生恶感。或许老师们还会故意把行贿受贿公布于众，并以此道来筹集钱财，兴办学校。因为在古代苏美尔人当中，老师这个职业不属于高薪阶层。

那时，学校的学习和上课时间很长，每天从日出一直学到日落，从童年一直念到青少年。这些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校，只招收男生，而不招女生。上学的学生大都是本地富家子弟，他们的父辈们都是上等人。书写技巧是当时学校授课的主要内容之一。老师根据教学计划和教科书，向学生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学创作知识，同时还要教唱圣歌，传授语法、数学、外语、寓言和格言等知识。藤条是课堂的教鞭，老师用它来体罚学生，维持课堂秩序。在发掘出来的一块楔形物体上，有一段没有署名、距今约 4000 年左右的文字记载。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学校的一些情况。楔形物体上的文字如下：

“我背熟了写在小黑板上的字，吃完从家中带的午餐后，又拿出一块新的小黑板，在上面写着作业，一直写到完成为止。写完以后，老师又给我布置了口头作业，下午还布置了笔头作业。下课以后，我就回家了。……我父亲坐在家里，我向他讲

述了我的笔头作业，并且背诵了老师写在小黑板上的课文。父亲听后十分高兴。……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了床，对母亲说：‘快把午餐给我准备好，我可能要迟到了！’……母亲给我包好了午餐，我就匆匆地朝学校走去。到了学校，班长绷着脸问我：‘你为什么迟到？’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可是尽管如此，这一天他还是倒了霉。老师用藤条抽打他。因为他不仅迟到，平时表现也不好。比如，上课不准说话，他却嘀嘀咕咕，有时还在课堂上站起来。再比如，老师规定不许走出校门，他却偏偏溜出学校门口。更糟糕的是，“你的书写技巧不够好。”老师说完，又用藤条打了他一顿。

下课回到家中，这位挨打的学生建议父亲，把老师请到家中吃顿饭，以便消消他的气。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向老师行贿的事例就这样开始了。“儿子的建议，颇得父亲的赞赏。经过一番准备，老师被请到家中。老师的脚步刚刚迈进门槛，家人立刻起身迎候，把最好的座位让给他。那位挨打的学生垂手立于老师身旁，毕恭毕敬地侍候着老师。老师则对父亲讲述他儿子的书写技巧达到什么程度等等。”聪明的父亲殷勤地款待着老师，他“送给老师一套崭新的衣服和一笔赠款。临走时，又把一只戒指戴在老师手指上。”老师得到这些赠礼后，高兴得眉飞色舞，抚摸着被他打过的学生，鼓励说：“好孩子，看来你没有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书写艺术是无止境

的，只有勤于登攀的人才能到达它的顶峰……。在兄弟中间，你要成为领袖。在朋友当中，你要成为首领。在同学中间，你要成为全校第一……。你功课学得不错，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啦。”

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 4000 年以前，但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能够想像出这顿家宴所产生的效果：在父子二人的殷勤款待下，白天那件倒霉的事，早已被老师忘得一干二净了。下午这个“表现不好”的学生书写技巧还“不够好”，可到了晚上居然能成为“全校第一”。显然，是聪明的父子二人把老师给“喂”舒服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但这小小的插曲也说明，数千年以来，人始终保持着这一秉性。

东方的古代绅士

欺诈，可能在 4000 年前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在称贵金属的时候，经常说这样一句俗语：“商人没把银子给足！”

一个名叫南尼的人曾在一封信中抱怨铜商艾阿·那西亚。这件事情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拉尔萨的瑞姆·辛国王统治时期，即公元前 19 世纪。信中这样写到：“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说‘我将会把好的铜条给吉米尔·辛……’可是你根本没有这样做。你把不好的铜条给了我的使者，并且你还扬

言：‘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滚蛋。’我是谁，你竟敢如此放肆无礼？更有甚者，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像你我这样的体面的绅士之间！为了保持我所投入的资本，我曾经给你写过信，可是你没有把它当回事……那个在迪尔穆恩岛（古时的迪尔穆恩岛曾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屿，大约在今天的巴林一带。）当船员的家伙在哪里，他竟敢如此大胆地蒙骗我？”

南尼在信中还抱怨说，他和一个名叫舒米·阿布姆的人在国王的宫殿里已经向艾阿·那西亚的帐户上缴纳了 18 泰伦特（古希腊的重量及货币单位——译注）的铜钱。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收到铜条。艾阿·那西亚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在他的一份卷宗里，人们发现一份帐目清单，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他拥有相当于 1800 公斤铜！是当时最大的铜货供应商。

有证据表明，铜商艾阿·那西亚不仅对南尼，对其他商人也同样有过非礼和欺骗的行为。即使算不上是欺骗，那他至少知道把质量差的铜条卖给别人。难道是艾阿·那西亚的亲朋好友把质量好的铜买走了？他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能让买主预先付款，就像南尼所描述的那样？

在古代巴比伦，商人的过往船只要是在巴族海关缴纳税款。这个巴族海关站距西巴尔和幼发拉底河的巴比伦城不远。一位部下向上司报告说：“正如先生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是在巴族海关站执行公务。对于那些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的过往船只，只